



□薛原

有一张碟片,关于吴冠中,是当年凤凰卫视采访吴冠中的专题片。这张碟片我有时候会拿出来播放,每看一遍,总是抑制不住激动,其实,人到中年的我现在很少会被一位画家的专题片如此打动了。感动的是吴冠中的真诚,感动的是吴冠中的坦率,尤其是他抨击美术圈的种种怪现象的言辞,犀利深刻,不留情面。

在接受访谈时,已步入人生晚年的吴冠中说:我这一辈子,很孤独。他有亲人,但一步步往前走时,亲人渐渐不理解,你走得越远,中间距离就越远。亲情,他并不看重。至于朋友,只能某一段同路而已,过了这一段,各走各的路。一辈子的同道,几乎没有。这时代有太多的虚假,与他们那个时代比,垃圾更多,人心更虚伪,几乎更难求知音。

吴冠中的话,似乎显得不近人情,但看到他对艺术的那种真诚和执着,不能不为他的坦率和为艺术的虔诚感动。正如他所说,他的一切都在作品中,他也坚信,他离世后,他的散文读者要超过他绘画的赏者。

现在吴冠中的话是否验证了呢?坊间关于他的书很多,尤其是散文集,这点吴冠中说对了,就是他身后有许多读者喜欢他的散文,但有一点似乎还不能确定:就是他的散文读者是否超过了他绘画的赏者。因为他的各种版本的画集,尤其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图文配合的选集更是受到我辈的喜爱,例如他谈画的创作谈,其实是他每一幅绘画后边的文字故事,一文一图,赏心悦目。他的散文自选集,他的速写自选集,他的画集等等,吴冠中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文学和绘画交融丰富的世界。

吴冠中作为一名画家,非常看重文学的素养和功能,例如他说:“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过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,多个齐白石无所谓,但少了一个鲁迅,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。”对于吴冠中的这种言论,无须来评判是非,但有一点可以看出,这就是他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功能的推崇。用他的话说,一个杰出画家的成就绝不限于画面,感人的画面孕育于丰厚的修养与独特的感悟中。就这一点来说,这也是吴冠中作品的特色所在。他的绘画非常讲究形式上的美和意境的营造,他的画面内涵往往是从画面上“溢”出



来的。

作为美院的绘画教授,他说他每天收到的杂志,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,出钱就给你办!有的人左右逢源,既在体制内拥有权力,又享受市场的好处,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,艺术家泛滥,空头美术家、流氓美术家很多,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。

和吴冠中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文学评论家阎纲在《阎纲自述》一书里写道:吴冠中经常在小区楼下卖天津煎饼的小摊买煎饼吃,后来吴冠中吃不动了,卖煎饼的安徽女人说,老头想吃,可就是咬不动了。还说,老头人好,没有一点架子,有一年还送给她一本挂历,说上面有他的画,这才知道原来这老头是个画家。有一天,吴冠中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,打开包,取出精致的印章,有好几块,磨呀磨,老两口一起磨。卖煎饼的女人问他:你这是做什么?吴冠中答:“把我的名字磨掉。”“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……”吴冠中说:“不画了,用不着了,谁也别想拿来乱盖。”吴冠中对自己的作品态度是一丝不苟的,譬如1991年9月,他就烧掉了二百多幅自己不满意的画作。对待艺术,吴冠中是视如生命的。曾和吴冠中同事的画家袁运甫说,有一次从海南岛写生返回北京,因为买不到卧铺票,吴冠中为了保护一捆未干透的油画,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放画,他自己竟然从广州站到北京,到北京后脚全肿了。

在生活中朴素平淡,在艺术上探索不止,这是吴冠中最明显的特征。他说自己在艺术上是“好色之徒”,他作品中的色彩和构图上的创新,也让他成了有鲜明艺术符号特征的艺术家。他说自己的油画实践让他狂热地追求色彩,而国画实践又使他步入水墨的雅淡之乡。他把油画和水墨这两个不同画种的关系比作一把剪刀的两面锋刃,以“剪裁东西方结合的新装”。这也是吴冠中留给后人的最好的艺术遗产。

吴冠中的晚年虽然生逢其时,作品价格不断攀升,但对吴冠中来说,这一切已经没有吸引力,他已经不受这样的诱惑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超脱了,“历史造成了我生活的坎坷,历史又赐予了我对艺术忠贞的条件,无奈文艺之神没有赋予我才华,我报以苦劳”,这是吴冠中的自谦,也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。

【在武汉】

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

□刘素萍

2020年4月8日0时,百年江汉关钟声敲响,长江沿岸25公里灯光秀亮起,轮船的汽笛和着钟声鸣响,沉寂了76天的武汉,重新敞开了作为“九省通衢”的大门。

这是寻常的一天,但又是不寻常的一天。从凛冽的寒冬,到春暖花开的人间四月天,充满烟火气的武汉回来了。阳光正好,气温适宜。老公说:“走,咱们去吃热干面。”我当然积极响应,因为这也是我76天日思夜想的味道。应该说,武汉的重启,是从舌尖开始的。一碗淋上芝麻酱的热干面,是武汉人开启一天的闹钟。

我们穿上运动衣,心情愉快地来到小区门口。这里,已排起长长的队伍,因为离汉离鄂通道管控解除,并不意味着小区就不再封闭管理,居民进出小区必须扫健康码、测体温、戴口罩。

出了小区就是一条南北向的商业街。街道两旁商铺、餐馆云集,还有药店、洗车行、宠物店、美发厅等。疫情之前,这里生意兴隆,热闹非凡。今天,虽然是“开禁”的日子,但除了一家“老汉口”餐馆、一家水果店、两家蔬菜店、两家小超市营业外,其余商铺还大门紧闭。我有点失落,但转念又想,武汉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,真正恢复健康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
我们来到“老汉口”餐馆,这里已经有三个人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在排队。餐馆门口一张长条桌挡着,一男一女在里面忙,顾客在外面等,买的都是热干面。其中一人买了四份打包回家,另外两人则站在餐馆门口两侧吃了起来。

我和老公各要了一碗热干面,我问有豆浆吗?回答没有。我又问有蛋酒吗?回答还是没有。我们在餐馆附近的一棵晚樱树下,津津有味地吃了这碗不同寻常的热干面。爽滑劲道的热干面,久违的麻酱香,瞬间满足了我的胃。

在一家叫“醉江南”的饭店前驻足,有位中年人在店里打扫卫生。记得春节前这里在装修,当时我还与老板娘聊了几句,她说她是襄阳人,等装修好了再招聘几个人,多挣些钱回老家给儿子买房娶媳妇。这个春节,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?也许,她正在回武汉的列车上吧!这条街上,大多是来武汉做生意的外地人。今天,他们也许正再次背起行囊要回到武汉继续打拼。也许明天,或者后天……过不了多久,这条街就会重现昔日的繁华与热闹。

其实,昨天傍晚我就迫不及待去逛了汉街。汉街是武汉著名的商业街,集文化、购物、餐饮、娱乐于一体。疫情前,每天来这里消费或游玩的人络绎不绝,用人声鼎沸、摩肩接踵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昨天,是疫情后汉街开始营业第九天,但是除了餐饮,其他商铺顾客很少。

在这里,我看到的大多是年轻人。他们或三五成群坐在咖啡馆门前聊天,或独自站在楚河的栏杆前喝饮料、吃小吃。在杜莎夫人蜡像馆一侧,有几个小姑娘一边吃着一串香肠,一边嘻嘻哈哈拍照,她们都穿着裙装,在最美的年纪留住了最美的自己。

卖“喜茶”的门前排着长龙,“老香港小吃”的服务员忙得脸上挂着汗珠,“广隆蛋挞王”“小胡鸭”“旺角牛牛”“麦当劳”“必胜客”……你方买罢我上场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当菜市场出现穿睡衣买菜的大叔,当路边看见边走边吃的大妈,当街头巷尾飘满热干面的香味时,你就知道,那个熟悉的、充满烟火味的武汉回来了。

剪子巷的泉水

□王力丽

济南泉水街若干条,给我最多快乐和回忆的只有剪子巷。午后,我一个人朝着往事的方向走,绿底白字的剪子巷标牌以箭头的指示告诉我:这是剪子巷。

这是剪子巷?这不是剪子巷。那挨家挨户破旧而热闹的门头房呢?那叮叮当当铁铺子里的敲打声呢?那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呢?那随处可见的泉水呢?那洗衣洗菜的大婶大娘呢?我立于路边,静听水声,想聆听清冷的泉水发出的低语,就像我远去的亲人的召唤。

记得剪子巷是一条狭长的南北走向的街巷,喜欢走这条路,因为有一条青石板路,泉水从石缝中源源涌出,水流成河——孩子们没有不喜欢水的。还有一个原因,是曾经照看我的朱娘娘住在这里。朱娘娘老家在章丘,她老伴在剪子巷开了一个制作刀、铲子一类的铁匠铺。每次父母领着我们去西门,都要走这条路,我就特兴奋,就像去走亲戚,还能玩水。

一见到水,我就脱了凉鞋,踩水玩,啪唧啪唧玩得昏天黑地,父母则拿着用粗麻绳十字花捆好的一包桃酥或长寿糕,去看朱娘娘。我玩累了,也会跑过去,赖在朱娘娘身上。外面太阳明晃晃的,一进屋黑乎乎的,适应了才看得清楚。破烂不堪,没有什么值钱家具。父母坐在地中间两个小板凳上,前面的小饭桌上放着两个盛满水的粗瓷碗,朱娘娘接着我说着“来要就中,还带这么贵的点心”,边翻找着:“家里也没好吃的么。”父母赶紧推辞着,“别忙活,别忙活。”朱娘娘她老伴,忘了姓什么

了,一个矮墩墩的憨厚庄户汉子,不多言不多语的。我最愿意让他拿着铁钩子把门前的一块石板撬开,好像撬开了神秘洞穴,泉水活泼泼地涌出,我能蹲在那里看半天。一会儿流过一条小鱼或列队三五条,还没来得及下手捞,就游走了。有时候慢悠悠漂来绿绿的水草,我就毫不迟疑地捞出来,晾晒在青石板上。朱娘娘老伴用一个正好卡在石板大小的铁笊篱似的网,网了很多一扎多长的小鱼,说给我炸炸吃。可我从来没等到吃,父母就把我拖走了。

那时候觉得泉水就像长在家里一样,随便掀开一块青石板,亮晶晶的泉水就突突涌上来,爷们们拿着大瓷缸子咕嘟咕嘟喝水,娘们们洗洗刷刷就地解决,整个一条街都是湿漉漉的。那时还不会背“清泉石上流”,只觉得是人在水上走。石头缝里长满了绿草青苔,如果不想把鞋沾湿,就卷起裤腿或撩起裙角,在几块砖石上跳跃而过。

从剪子巷出来,到西门,是为了喝一碗喷喷的油茶。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听说油茶,油茶对于食物匮乏年代的我们,是一种打牙祭的点心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做,但不如商店加的料多。父母带我们出来,总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,或是一碗香喷喷的油茶,或是坐在简陋的小饭店,吃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。父母是吃的一角二分钱的肉丝面还是八分钱一碗的清汤面,我都记不得了,我们是那样快乐而满足,那个缓慢时光的温情画面,明亮又柔软,杂乱又温馨。虽然泉城路那些小门小户的饭店早已消失,油茶也淡出了我们的点心系

列,但父母给我们的爱和暖,像泉水一样在我心底绵延不绝。

剪子巷是一条神奇的街。夏天,外面热烘烘的,一走进剪子巷,就凉爽爽的,热汗即消,舒服极了。冬天的水却是温乎乎的,整个街巷蒸汽弥漫,像温泉一样。到处是古朴的石桥、古物,挤挤挨挨的商铺,潺潺清水一直在身边流淌。和泉水亲密接触,那是儿时盛大的游戏。所以剪子巷不只是一条街,更是一段充满乐趣的记忆——那些并不遥远的故事从记忆中回来了。剪子巷市井的烟火气特别旺盛,除了打铁的声音,更多的是家家户户在门口洗菜做饭缝缝补补奶孩子的生活气息,屋里飘出饭菜的香,也冒出呛人的煤烟味,孩子们在玩老鹰抓小鸡的笑声、哭声,和身边哗哗的流水声交融在一起。依稀记得一个年轻母亲喂孩子的镜头,那个白白胖胖的“大妈妈”塞满了孩子的小嘴巴,奶汁像泉水一样溢出来,我看了一眼,就面红耳赤地跑开了。孩子的心简单而快乐,清清的泉水就能玩一天。

一泓泉水从哪儿来?又流向哪里?只觉这哗哗不绝的泉水流也流不完,如时间的河流不断地向未来流去。这儿不仅是泉水的世界,也是剪子巷的世界,更是我的世界。

可如今剪子巷依然在,寻常巷陌,不见故人,不见清泉。今天,我只关心我的剪子巷,如同海子关心他的德令哈。我放慢脚步走过了一个个街口,寻找我曾经走过的每一个地方,回忆着孩提时候的所有,其实,想一想,天地尚不能久,时间这条河流在永恒地流逝,何况人乎?街乎?泉乎?